後漢孝和皇帝紀上第十三　　袁宏

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耿秉自方朔出塞二十里斬首大獲銘燕然山而還即拜憲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耿秉爲笄陽侯憲讓不受還師京於是竇篤爲衛尉景執金吾瓌光祿勳尊太后母比陽主爲長公主益比陽沐邑二千石憲等驕奢不遵法度陛環恭儉自守尚書何敞上封事曰臣聞忠臣憂世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由爲之者何誠君臣義重情不能已也臣見國之將危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不可不察也昔鄭莊不防段叔之禍也後更滋蔓竇憲兄弟尊朝虐用百姓殺戮盈溢咸曰段

叔州吁將生于漢也是臣前連上便宜承陳得失非
爲嫉妬憲等也誠欲絶其緜緜塞其涓涓上不欲皇
太后損文母之號況陛下有失教之議下使憲等得
保其福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由不免於
嚴怒況臣微末敢竭愚忠哉然臣累世蒙恩位典機
密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誠不忍目見
禍至故敢書寫肝膽舒度愚情駙馬都尉壤忠孝愛
主最自修整聞壤比自申陳願抑損家權退身避賢
宜順其意斯誠宗廟之至計竇氏之大福也敞辭旨
切直深爲憲等所怨濟南王康光武之子也最爲尊
重而驕奢太甚於是左遷敞爲濟南王太傅司隸校
尉司空蔡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皐皆竇氏之黨也
乘憲之勢枉法任情尚書僕射樂恢奏免蔡等外以
清京都內欲繩外戚由是爲憲等所滅壤常欲往候
恢使人先言恢恢謝而絶之憲兄弟怒其異已常欲
陷害之恢妻諫恢曰古有容身之道何必以言取怒
歎曰何忍素食立人朝乎乃上疏曰臣聞百王之失
咸以陰盛凌陽而權移於下大臣專朝而勢去公室
未有君德休明而臣下闚闞主一其柄而社稷傾危
者先帝早棄天下況陛下富於春秋今諸舅執政外
戚盈朝非所以寧王室示天下也夫天地不交則衆
生夭傷君臣失序則萬民受殃政失不救其獘不測

賞今所急上宜以義自割下宜以謙自別四勇保爵
土於子孫皇太后永無慙於宗廟誠計之上者書御
不省恢乃乞骸骨詔授恢爲騎都尉憲風郡縣使迫
脅恢恢遂飲藥而死天下聞之皆以爲怨恢宇伯奇
京兆長陵人也父爲吏得罪於令令將殺之恢年十
二伏寺門外啼泣不舍晝夜令嘉其孝赦其父罪恢
事博士焦貺貺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專精不
與掾吏交後況有事被考諸生皆繫獄恢皎然得免
恢爲人廉潔抗厲衡陽侯陰就聞以禮請之恢絶不
答杜陵人楊正嘗毀惡恢然舉正子爲孝廉恢善穎
川安王王上書得爲巴郡太守遣使貽恢書恢不就

答之曰干主求祿非平生操也其不念舊惡耻交進
趨皆此類也何敞既傳濟南盡心輔道歲餘遷爲汝
南太守敞常疾俗吏苛刻以要名譽爲政務崇寬和
立春日乃召督郵還府復遣吏案行屬縣顯孝行舉
仁義由是郡中翕然百姓化之其歸養老毋推財相
讓者數百人秋七月會稽山崩本志稱劉向曰山陽
君也水臣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竇太后攝政竇憲
專權之應也
二年春正月大赦天下夏耿秉出塞至涿邪山與北
單于相遇大戰破之秉字伯初國之子也魁梧有才
畧善說司馬法爲將常爲士卒先休息不部陳然遠

斤候要誓士卒爭爲致死秉薨謚壯侯南單于閭秉
薨舉國發喪劈面流血得外國心如此秉弟蔑壯勇
有氣力以軍功拜騎都尉常以精騎入百自漢軍未
至封栗邑侯五月丙辰立皇弟惠爲北海王開爲河
間王瑕爲城陽王立故淮南閔王賜子惻爲常山王
故齊王晃子忍爲齊王北海王睦子威爲北海王車
師遣使奉獻六月庚辰封竇憲爲武陽侯篤偃侯景
汝陽侯瓌夏陽侯憲獨不受封辛卯中山王焉薨謚
曰簡王光武時諸王皆就國焉以郭后少子故留京
師至永平初乃就國詔賜羽林右騎爲虎賁又令上
官屬子弟以爲官騎焉皆上疏辭讓詔曰諸侯出境

必有武備夾谷之會司馬以從夫有文事必有武備
所以重蕃也王無辭焉是夏月氏王謝將七萬騎攻
班超超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千里逾葱嶺何足
憂哉但當收穀堅守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
攻超不能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粮盡必從龜茲求
食乃遣數千兵伏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賫金銀珠玉
往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遣持所斬以示謝謝大驚
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震怖歲歲奉
貢秋七月大將軍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匈奴北單于
遣使款塞願朝見憲中護軍班固迎單于單于爲南
單于所破遠遁漢北固至私渠海而還於是北單于

考異引 名尹睦

地空憲欲自爲功乃立降者鹿蠡王阿修爲單于因置中郎將領護軍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少尹睦議以爲阿修誅君之子又與鮮卑烏丸爲父兄之讐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衆以終先帝破北成南之策議未定安懼憲計遂行復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者事有較然易料不疑者臣謂懼守正執平者臣請以先帝旨意明之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定北分匈奴之勢也孝明皇帝欲襃成先帝之功故赫然發怒命將征伐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出籍勝此誠宣明祖宗餘志之弘勲也自南單于歸德已來四十餘年矣三帝績以遺陛下孳孳所成也今南單于屯建大謀深入匈奴空盡其廬也之大功也輙而不圖改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業背先祖棄舊恩非計之長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治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失信封南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阿修誅君子於春秋之義所不當立而烏丸鮮卑新殺北單于情莫不忿惡其讐今而立之則失意而懷怒矣兵食可易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值歲一億九千餘萬今北廬彌遠其費過倍是所以空盡天下也詔下其議於憲更相難

十餘條憲負恃貴勢言辭驕慢安終不移上卒從安議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儀用新禮賜王公列侯在京師者黃金將大夫郎吏帛及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人帛一匹酺飲五日繫囚亡命贖罪各有差擢曹褒爲射聲校尉尚書張敏奏褒擅制禮儀破亂聖術宜加削誅上寢其奏是後衆人不能信褒所制又會禮儀轉迨遂寢而不行

袁宏曰夫禮也治心軌物用之人道也者其本所由在於愛敬自然發於心誠而揚於事業者聖人因其自然而輔其性情爲之節文而宣以禮物於是有尊卑親疎之序焉推而長之觸類而申之天地鬼神之事莫不備矣古者民人淳朴至禮至簡汙樽抔飲可以盡懽於君親黃稃土鼓可以致敬於鬼神將之以誠雖微物而可重獻之由心雖瀆質而可薦此蓋先王制禮之本也中古損益教行文質范金合土而棟比之制麗矣繪采集色而衣裳之度彰矣比聲諧音而金石之品繁矣夫簡朴不足以周務故備物以致用卑素不足以崇高故富以成業此又先王用禮之意也夫尊卑長幼不得而移者也器服制度有時而變者也小則凶荒殊典大則革伏異禮所以隨用合宜易民視聽者也此又先王變禮之旨也是故王者

之興必先制禮損益隨時然後風教從焉故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漢興撥亂日不暇給禮儀制度闕如也賈誼曰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設也人之不修則壞宜定制度興禮樂後諸侯軌道百姓素朴乃草具儀寢而不行後之學者董劉之徒亦言禮樂之用而不能詳備其制度夫政治綱紀之禮哀樂死葬之節有異於古矣而言禮者必證於古古不可用而事各有宜是以人用其心而家殊其禮起而治之不能紀其得失者無禮之弊也曹褒父子慨然發憤可謂得其時矣然褒之所撰多案古式建用失宜異於損益之道所以廢而不修也冬十月幸長安祠園陵詔令大將軍憲與車駕會長安時尚書見憲皆欲釋仗稱萬歲尚書令韓稜曰枉道事人臣非所以立身也且禮無爲人臣稱萬歲之制左右皆慚遂已十二月龜茲姑墨溫宿國皆降乃以班超爲西域都護徐幹爲長史復置戊巳校尉唯焉耆須尉黎以前殺都護陳睦不內附

四年春正月龜茲王遣子奉獻三月司徒袁安薨是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安每朝會及在朝廷議國家未嘗不慷慨流涕於言色自天子及朝中大臣皆倚安會病薨朝野痛惜焉初安妻早卒葬鄉里臨終遺

令曰備位宰相當陪山林不得歸骨舊葬若毋先在
祖考墳壟若鬼神有知當留供養也其無知不煩徙
也諸子不敢違子賞車騎校尉京屬郡太守敞司空
京子湯官至公輔初安辟廬江周榮與語甚器之每
預大議及奏論竇憲憲客徐齮脅之曰子爲袁公腹
心排大夫竇氏刺客今至矣子宜備之榮曰榮乃江
淮孤生蒙先帝大恩備宰士正爲竇氏所害誠所甘
心常勑妻子蒼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
以悟朝廷及竇氏敗榮召爲顯官至尚書郡守有孫
曰景至太尉四月丁丑太常丁鴻上封事曰臣聞日
者陽之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之精盈數有
常臣之表也故日蝕者陰陵陽月盛者下驕盈也變
不虛生各以類應遠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
不由茲故三桓專魯陳氏擅齊六卿分晉呂族覆漢
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此皆失其權柄以勢假人者也
故有周公之親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伏見大將軍竇
憲雖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
小大望風莫不影從寵極則驕驗見於天雖欲隱諱
神昭垂象聞者月滿不虧此大臣驕溢之應也陛下
未悟故天重見誡日有蝕之誠宜畏慎以防其禍也
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夫疏巖絶崖之水由於消
消干雲蔽日之木起於毫末有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明鏡宜因大變匡正其失以塞天意上深納之丙辰
京師地震是時竇氏驕橫威震海內其所置樹皆名
都大郡乘勢賦斂爭相路遺州郡望風天下騷動競
侵陵小民掠奪財物攻亭毆吏略人婦女暴虐日甚
百姓苦之又擅檄緣邊郡突騎善射有財力者二千
石畏威不敢不送司徒袁安太尉任隗及有司數奏
劾皆寢初憲女壻射聲郭舉衛尉鄧疊毋兄出入禁
中謀圖不軌上漸疏之與清河王慶圖其事使慶求
外戚傳因與中官鄭衆密謀之衆勸上亟行其誅上
曰憲在外恐變生不可是月憲還京師象由太后帝
當謹護璽綬庚申上幸北宮詔公卿百官使執金吾
衛南北宮詔收憲大將軍印綬封憲為親軍侯篤景
瓌皆就國郭舉鄧疊下獄誅上以太后故不欲極其
獄乃守憲等選能相以逼迫之憲篤景皆自殺宗族
免歸本郡河南尹張酺上疏曰臣愚以為竇氏之事
宜下理官與天下共平其罪恐後世不見其事竇氏
盛時羣臣莫不阿附唯恐在後皆以憲為尹呂比鄧
夫人於文母及陛下發雷電之怒皆以為罪不容誅
何前後之相背也賴聖朝明達析其中伏見夏陽侯
瓌前為光祿勳每與臣相見常有勵節竭忠庶幾之
心檢敕賓客未常犯法臣聞王政有三宥之義故蔡
叔流言周公原本而誅臣愚以為可黜瓌爵關內侯

還京師竭忠供養比陽主以優屬番示厚德上感酬
言徙壞爲長沙侯於是何敞班固免歸家敞子與壞
善固黨於竇氏也初固不教兒子兒子負固勢不遵
法度吏民苦之洛陽令种競嘗出固奴于車吁奴辭
罵辱競競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憲竇客皆披
繫競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詔遣責競而主者極罪
固字孟堅彪之子也初世祖問竇融在西州時每所
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班彪所爲也世祖雅聞
彪名將召之會彪舉茂才除令以病免後應三公之
命輒謝病去復以司徒掾望都長所歷二縣皆爲吏
民所愛彪既才高而專心文史之閒司馬遷著史記

自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好事者或頗綴録其事
時然多鄙俗不足以繼其書彪乃採前人遺事旁貫
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失略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至于諸侯
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乘晉之檮杌魯之春秋其
事一也定哀之閒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傳
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
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彰又有記録黃帝以來至春
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
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二篇漢定天下
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

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外
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
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帝
則紀其功至其摭經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畧務
欲以多聞廣博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
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尊游俠
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弊傷道所以遇極刑之
咎也然善述事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
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
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
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

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焉可闕哉固九歲能屬文五
經百家之言無不究覽其學無常師又不爲章句訓
詁通而已性多愛不以所長傲物人皆重之弱冠早
孤固以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之盛
必有典謨之篇然後冠德百王漢紹堯運以建帝業
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
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采撰前紀綴集
所聞以述漢書元起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
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凡
百篇未成明帝初人有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者詔收
固京兆獄悉斂家書封上是時扶風人蘇朗僞言圖

讖事下獄死固弟超爲郡所誣乃詣闕上書具陳固著述意會郡亦封上固書天子甚奇徵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舉睢陽令陳宗故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作世祖本紀及世祖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二十八篇奏之帝廼復使成前書自永平始研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其書乃成世甚重其書學者靡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賞賜恩寵優渥章帝好文章逾益進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逮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時有大議令固問難於前然位不過郎固雖篤志於學以述作爲務然好傳會權寵以文自通其序事不激詭不抑亢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亦良史之才也至於排死節否正直以苟免爲通傷名教也史遷之作皆推之於談彪經序其謀畧以舉矣而固盡有功豈不勝哉竇氏既廢天子追覽前議嘉袁安之忠知宋由之不正也乃策免由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有罪自殺八月司空任隗薨字仲和光之子初光濟世祖於信都封陵侯光薨隗襲爵隗好黄老清静少欲以功臣子行異於衆擢爲勇賁中郎將稍遷九卿三公隗玄默守直不求名譽然内行仁義世人以此服之帝亦雅重焉竇憲之專政朝臣莫違隗與袁安屢抗異議於是天子追思隗忠擢子屯爲步兵校尉辛丑大

司農尹睦爲太尉太傅鄧虎以老病罷太尉睦代録
尚書事冬十月巳亥宗正劉方爲司空
五年春正月巳亥大赦天下辛卯立皇弟萬歲爲宋
王二月戊戌詔有司省内外廐馬及上林池圃悉以
假貧民甲寅太傅鄧虎薨竇氏之專權虎守巳而巳
御史中丞周紆國之司直也屢忤竇氏虎常以事奏
免紆世以此譏之然修禮教二月戊午隴西地震三
月庚寅遣使分行貧民開倉振廩夏六月丁酉郡國
雨雹大如鴈子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巳
丑太僕張酺爲太尉
六年春正月永昌夷獻犀象司徒丁鴻字孝公潁川
定陵人也父綝從世祖征伐有功封潁陽侯鴻年十
二事太常桓榮十六而章句通布衣荷擔不遠千里
質問異義是以能成其名初綝從上時鴻獨與弟盛
居困苦飢寒帝憐盛有委國志及綝薨既葬鴻挂綠
經於家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
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所不祐身被大病
上不任爲蕃輔下不言守土先上病狀辭爵封於仲
公章寢不報謹身放棄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
始鴻與九江人鮑俊友善俊遇於東海鴻佯狂不識
俊俊乃止而誚讓之曰有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
得申志漢有舊制春秋不以家事廢王事故與衛輒

之子今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未可謂智也
鴻感悟垂泣歎息而還就國教授楊州稱之鮑俊亦
上書具言鴻至行明帝甚言之詔徵鴻召見說文候
一篇賜御衣及綬廩食公車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
中徙封魯陽侯華嶠曰論語稱夫子温良恭儉讓以
得之行首乎故嘗請論之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
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然則太伯出於不苟得
未始有於讓也是以太伯稱賢人後之人慕而殉之
夫有殉則激詭生而取與妄矣故夫鄧彪劉愷讓其
弟以取義使弟非服而已享其名其於義不亦薄乎

又況乎于有國之紀而使將來者妄舉措哉古之君
子立言非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
將以訓乎哉原丁鴻之心其本主於忠愛何其終悟
而從義也以此殆知其殉尚異於數世也二月乙未
司空劉方爲司徒太常張奮爲司空三月丙寅舉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六月初伏日閉關秋
七月京都旱司空張奮上疏曰歲比不登人食不足
今復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日月迫促夫國以民爲
本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恩尤深厚受
職過任夙夜憂惶章奏不能序心願封中常侍口陳
得失上即引見明日車駕親幸洛陽寺省録囚徒減

是大雨三月南單于安國爲左賢王次當爲單于時數輕兵出塞斬獲有功故國中皆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由是內病師子匈奴降者異時居塞外數爲師子所掠故亦怨之安國乃委計降者使圖師子安國既爲嚴于師子爲左賢王覺知安國之謀乃陰爲之備每會議事召師子輒稱病不往安國益怨是時中郎將杜崇使安國安國心不平因上書告崇崇敕西河太守令斷安國欲自訴不得而崇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舊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宜徵西河定上郡兵以爲之備公卿處議聽崇遂發郡兵南單于聞漢兵起因舉兵誅師子聞之悉將衆入曼柏城單于圍守之殺傷甚多於是杜崇朱徽將兵而單于爲其胥都侯所殺師子爲單于既而天子知杜崇朱徽之侵擾匈奴也乃誅崇徽

七年春三月班超發龜茲等八國兵七萬人討焉耆尉犂二國超遣人慰諭二國欲改過向善者當遣大人來迎焉耆王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超都護將大兵來故且作降重獻遺令無入國北鞬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之乃遣奉牛酒迎超超聞焉耆取信北鞬支遂反縛責曰汝匈奴侍子恃焉耆擁今都護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悉斬之或謂超曰可便殺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

考異引尉犂王沉

而殺之疑遂令自設備守險遑得到其城哉因責讓加賞賜遣北鞬支還曰都護不疑我國矣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上金銀奴婢牛馬超受馬以給軍餘摠悉還之超到焉耆去城二十里大澤中超乃揚聲欲重賜王以下明日置酒悉召諸國王焉耆王廣尉犂王況與鞬支等四十一人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迺不至超怒曰腹久何故不到焉耆欲復反邪遂叱吏收廣況等於都護陳睦故城斬之更立爲王持廣沉首詣京師因大縱兵抄掠超留焉耆半歲西域遂平上嘉超封超爲定遠侯夏四月辛亥朔日有蝕之秋九月辛卯京都地震

八年春三月己丑立皇后陰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下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原庶侯識曾孫也祖父永明帝時爲侍中親幸左右異寵后近故有異寵父綱爲屯騎校尉八月辛酉令天下死罪減一等徙邊戍亡命贖罪各有差九月京都蝗蟲冬十月北海王有罪自殺國除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災

後漢孝和皇帝紀上第十三

後漢孝和皇帝紀下卷第十四　　袁宏

九年春三月癸巳濟南王康薨謚曰安王康不修法度通賓客人有上書告康使中郎將張陽董臣招來州郡姦猾顏忠劉子產等案圖書謀議不軌有司舉奏明帝以至親不忍窮竟削視阿縣陰東胡陽安德西平昌五縣康殖財貨治宮室奴婢至千餘人廐馬千餘疋田八百餘頃何敞之爲傅上疏諫曰蓋聞諸侯之義以制節謹度爲忠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昔管仲相齊九合之功而孔子譏其器小以奢侈適上不知禮也今大王以骨肉之親亨蕃國之尊當率先天下以爲化首今國家制度王侯車服章事有

其科不可越也夫文繁者質枯木勝則人亡經傳所
載也且君國者以道德仁義爲營豈飾宮室充實廐
馬爲尊哉楚作章華吳興姑蘇卒亡景公千駟民無
所稱其効也如大王數游諸第出入無節或涉晨夜
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垂示後詞之法也願大
王修恭儉遵古制以法自治以禮率下省奴婢之數
減乘馬之費以禮起居則敞之願藥酒苦於口而利
於病至言逆耳而便於行惟大王深察愚言王甚敬
禮而不能改夏五月封皇后父陰綱爲防侯綱上疏
辭位以特進侯就第綱弟鳳謁爲爲郎中子軼政比
黃門郎陰氏自建武以來緣屬戚之故世爲卿校外
典禁兵內侍帷幄賞賜恩寵貴重當世㾓七月蝗蟲
飛過京都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太尉張酺與司
空司徒共上依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勿葬敬
陵百官言之者亦多上手報酺曰禮臣子無貶之義
今皇太后家雖不遵法度然常欲自滅損奉事十年
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子奉終義從其忽復議
丙申葬章德竇皇后隴西羌犯塞執金吾劉尚將三
萬騎擊平之九月庚申司徒劉方有罪自殺初梁貴
人生和帝竇后以爲已子養而隱之貴人者梁竦女
也永平初竦兄陵鄉侯松因事徙邊後詔書聽還本
郡闔門不出作經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

曰昔孔子作春秋而賊臣亂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飡者慙輕財好施不得產業兄嫂舞陰長公主振施諸梁親竦有序然猶獨敬異竦衣裘品物事殊別竦未嘗獨饗常與宗族共之竦少長京師逮父兄時遊士林故不樂歸鄉里雅有太志每登高望遠未曾不歎息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竦生二男三女長男棠及翟長女憑及二貴人初馬太后良家女貴人與姊以選入宮得幸於帝生和帝竦不勝喜與舞陰長公主和相罵語泄聞於竇氏欲專名太子外家心惡梁氏欲毀敗之乃誣以惡逆詔郡縣考竦死獄中家屬舞陰公主居新野使者護守之貴人與姊以憂死有闕竇后崩舞陰公主兄子梁扈遣從兄擅奏記三府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家舊典也今梁貴人親育聖躬而不蒙尊號補得記謝遣擅太尉張酺獨見擅具問之曰此公之職而梁氏之福也會以蝗飛過過師召見對說固具言擅記上曰意云如酺不知葬禮有闕也對曰陵上宜置長史加祠祭之禮收錄諸舅以明親親上復曰於義如何酺曰今春秋之義漢家有行事梁竇並爲名姓保守河西以忠獲封竇憲兄弟不執太后謗議籍籍聞於天下姓族死以逾梁氏加以親外家誠尊顯上曰非君孰爲朝廷恩大家

事籍籍君所知上深納酺言會貴人姊憑上書曰同
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
所壽誕育陛下爲竇憲兄弟譖虐妾父竦寃死牢獄
骸骨不掩毋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逃伏草野常
恐沒命無由自達值陛下神聖之德統覽萬機憲兄
弟皆已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得蘇息拭目更
視乃敢昧死自陳妾竊悲死父既寃不可復生母年
七十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
骨妾聞文帝既立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
自悲有薄史之親獨不蒙外戚餘恩辭甚悲切上惻
然感寤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憑辭語證明甲子
改殯梁貴人于承光宮追尊爲皇太后謚曰恭懷葬
于西陵上乃別見憑憑具自陳說上歐敝流涕留憑
宮中連日不出賞財物第宅旬月之間貲累千萬憑
素有行遂寵之加號梁貴夫人擢奬憑夫調爲羽林
佐監追加謚竦爲親愍侯遣中謁者迎竦喪于京師
改殯之賜東園畫棺玉匣冢葬於西陵旁上親臨送
徵竦妻子還京師梁貴人遇竇氏之譖葬禮有闕清
河王慶涕泣不敢言常私祭于室及梁后改葬慶乃
上書求上貴人冢詔聽許悲喜曰生雖不得供養終
得奉祭祀私願畢矣太尉張酺上疏乞骸骨上使中
黃門問疾加以珍羞酺稱篤詔曰元首不明黎民困

窮朕與君同其憂責豈可引退邪其勿復言是時酺
子蕃以郎侍講上復詔蕃曰陰陽不調朝廷望公以
爲憂託病自退潔己而已誰當與朕同心者非所望
於公也酺惶恐詣闕謝因起視事酺自爲三公父尚
在酺每遷父輒自田里來適會歲臘公卿罷朝共詣
酺父上酒爲酺壽極歡移日當時以爲榮冬十月癸
卯光禄勲呂蓋爲司徒十一月丙寅司空張奮老病
致仕壬申太僕韓稜爲司徒奮在家上疏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治天
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於斯爲盛故曰禮樂不
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漢既受命禮樂宜作圖
讖明文王若是以先帝聖德遠監毋存禮樂衆儒不
達多生駁異臣累世輔位而漢禮樂未定誠切以爲
憂負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及見禮樂之定上善之
十年夏五月封梁堂爲樂平侯雍爲乘氏侯翟爲單
父侯位特進堂等自九眞還過長沙迫從賓懷令自
殺秋九月庚戌初復廩犧官冬十二月戊辰梁王暢
薨謚曰節王母陰貴人有寵於明帝暢尤受辛諸國
土且入倍於國章緣明意賞賜息寵務加篤厚乃封
暢舅陰棠爲西陵侯暢性聰惠然少驕貴頗不遵法
度暢常夢見星宿從官卜忌自言善占夢又能使六
丁神暢使忌占夢卜筮又使乳母王禮侍史李阿與

忌祠祭求福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永元初豫州刺史舉奏暢考訊辭不復有司請徵暢詣獄天子以加恩不忍聽復奏徙九眞有詔削城戍單父二縣暢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少長深宮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暢無所照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自負自悔無所復及陛下聖德弘裕枉法赦臣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收耻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束身不敢復出是載食睦陽穀熟盧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願還其無子者選擇謹勑奴婢三百人其餘所爰虎賁官騎鼓吹倉頭兵弩廄馬皆上還本署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詔曰唯王至親之屬純淑之美傳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彰于內外令至深思悔過以自尅責朕惻然傷之傳曰尅己復禮天下歸仁其安心靜意茂休厥德強食自愛其何讓哉暢固請章數十上卒不許

十一年春三月遣使行郡國水旱災貧不能自存者廩貸穀食令山林池澤勿收假稅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

十二年春三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博士弟子布三匹夏閏四月戊
辰南郡秭歸山崩壓殺百餘人秋七月辛亥朔日有
蝕之初太尉張酺與司隸晏稱會于朝堂酺從容謂
稱曰三府椽史多非其人既罷稱奏令三府長史各
實其椽史酺以恨稱會復共謝以責稱稱辭色不順
酺怒廷叱之稱乃奏酺以爲怨望上以酺先帝師優
遊不斷詔公卿廷議之司徒呂蓋以爲酺知公門有
儀不屏氣鞠躬而作色大言不可示四方乃策免酺
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
君在位八年于茲康哉之歌既無聞焉而於兩觀之
下有醜慢之音傷南山之體虧穆穆之風將何以宣
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氷朕甚焉君其上太尉綬
君自取之靡有後言九月太尉張酺策免歸里舍謝
遺門生闔門不通賓客中郎將敞等多言酺公直中
正不宜久棄草廬上亦雅重之數年復以酺爲光祿
勳丙辰大司農張禹爲太尉東西域蒙奇兜勒二國
內屬
十三年秋九月詔曰水旱不節蝗螟茲生令天下田
租皆半入被災者除之貧民受貸種食皆勿收責冬
十月安息國獻師子大雀班超上書求代曰臣聞太
公封齊五世葬周故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
在中土千里之間尚況於萬里絕域小臣能無依風

首丘之思哉蠻夷畏壯侮老自其天性臣犬馬齒殘常恐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義不營私竊恐後世以臣爲沒西域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以示邊境威外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先遣子勇隨獻物入塞以臣生在令勇見中土超妹昭擢遂死於邊上書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超捐軀爲國以功自効賴陛下神靈得待罪沙漠至今積三十年矣骨肉妻子生不復相識時人士衆皆已死亡超年至七十衰老被病扶杖而行雖以竭盡其力以報大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盡蠻夷之性悖逆侮老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而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即恐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以榮爲辱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逾望三年于茲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復超以壯年竭力忠孝於沙漠罷老則使捐棄于擴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異幸超家得蒙趙毋衛姬先請之貸書奏上感其言乃徵超還以校尉任尚代超超到拜射聲校尉數月薨朝廷愍惜之賵贈甚多子勇復有功西域初尚與超書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

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清水無大魚將軍宜寬小過揔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贈以奇策今所云平平耳尚後竟遭邊禍如超所言

袁宏曰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貴在安靜之故修已而求於物治內不務於外自小至大自近及遠樹之有本枝之有葉故郊畿固而九服寧中國實而四夷賓夫唐虞之盛德澤之濃正朔所及五千而已自此以外羈縻而弗有也三代建國弗勤遠略岐邠江淮之間習其故俗朔野遼海之域戎服不改然而冕旒端委南面稱王君臣泰然不以區宇爲狹也故能天下乂安享國長久至于秦漢開其土宇方于三五之宅故以數倍矣然顧瞻天下未厭其心乃復西通諸國東略海外故地廣而威刑不制境遠而風化不同禍亂薦臻豈不斯失當世之主好爲身後之名有爲之人非能守其貧賤故域外之事興傲倖之人至矣夫聖人爲治貴英才安天下資羣才故傲倖之人王制之所去也班超之功非不可奇也未有以益中國正足以復四夷故王道所不取也戊辰司徒呂蓋老病致仕十二月丁丑光祿勳魯恭爲司徒恭字仲康右扶風平陵人也父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年七歲晝夜號泣哀動路人郡吏贈送一

皆不受處喪如禮鄉里奇之年十五與弟俱居太學
詣博士受業閉門講誦不隨儔黨兄弟知名爲學者
所宗扶風數以禮請謝而不應毋強遣之不得已而
去同業隨之者前後盈路恭乃始爲新豐教授以丕
年小欲就其名常託病不仕及丕舉方正乃始爲郡
吏辟太尉掾遷中年令民李勉爲毋所言恭召就責
問因爲陳父母恩德慙勉悔返恭爲政專以德化不
任刑罰亭長勑令還牛亭長不還如是者三遂不還
恭涕泣曰德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因爭
亭長即還牛詣獄受罪恭貰出不問於是吏民敬信
皆不忍欺是時天嘗蝗獨不入中牟界河南尹袁安
恐有不實使部掾肥親案行之皆如所言恭隨親行
阡陌坐桑下雉過止其側旁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擊
雉小兒曰雉方將雛雛親默然而起曰今來考君之
短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
有仁心此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因還府以狀白
安安美其治是年嘉禾生縣庭中安具以狀上詔舉
賢良方正恭薦中牟人王方天子徵方公車禮之與
公卿舉賢者同上即位徵爲博士侍中車馬每出郊
廟恭常陪乘上顧問之語及政治有便於民者無所
隱諱
十四年春二月修西海郡三月戊辰上臨辟雍亭射

大赦天下夏六月封中常侍鄭衆爲列侯賞討竇氏之謀也衆南陽人明帝時以謹慎事太子家章帝即位爲中常侍竇憲專權內外螘附衆獨不交結一心王室竇氏既誅遷大長秋天子常與謀國事閹官專權自衆始焉辛卯皇后陰氏廢初后與外祖母鄧祀呪詛詔中常侍張禎尚書陳褒於掖庭窮治其獄父綱自殺兄軼等徙合浦母及后二姨母徙日南祀等內外親皆免歸本郡冬十月辛卯立皇后鄧氏后鄧訓女也訓閨庭甚嚴諸子進見未嘗賜席至於后事無大小每輒咨之弟邔曰平生不與諸男語今豈年衰邪訓曰我不是女也雖小諸兒無及者必有益於我家是以奇之初鄧禹佐命位冠諸臣常言曰我常將百萬衆秋毫不犯未嘗妄殺一人子孫必當大興訓嘗爲謁者治石臼河甚有方活數千人謂弟邔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豈其然乎訓生五男三女長男騭次京次悝次弘次閶長女燕次綏即后也次容后年五歲祖母爲翦髮老人目冥并中后額忍痛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恠而問之后曰大夫人慈恩爲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后姊燕早卒有遺腹女娥在襁褓后年十二傷娥早孤躬自養撫由爲閨門所敬與叔父邔及諸兄語常問祖父禹爲布衣佐命時事邔苟說結髮殖業著名鄉閭遭世龍飛興杖策

歸得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後閨門自守事寡姊盡禮敬子孫法遵光武皇帝憂悲哀吐血因發病薨后未嘗不歎息流涕言立德之苦乃至於斯後通論志在經書不問家事后毋非之曰女人書足注疏通一孝經而已今不務女工長大寧舉博士邪后不欲重違毋意晝則修女工夜則讀經傳宗族皆號曰諸生初相工蘇大偏相家人至后大驚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室家乃竊喜而不數傳后長七尺二寸年十六以選入掖庭爲貴人承事陰后夙夜兢兢撫接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遂有寵每疾上輒令毋兄入視醫藥不拘以日數后輒言外家久在省中令陛下有私妾之譏下令妾被內顧不知足之謗上下有損誠不願也上曰他人以數入爲榮而鄧貴人反爲憂誠難及也諸貴人競自修飾后獨衣不求綵裳令侍者賣羸衣設與陰氏同服即時解易不欲同服避正統也上乃歎曰修德之苦乃如是也上每訪問政事謙退不敢對欲令陰后得進不獲已然後塞所問陰后短小舉止時失儀左右掩口而咲后獨愴然不樂爲之隱諱若已之失及與陰后進止不敢正立坐則爲之僂所以苦心曲體勞謙甚至上愈重之后每當進見輒以疾退御左右常爲上言繼嗣不多當普施恩惠以獲子孫發言懇惻形于顏色陰后素妬

見寵甚多設方巧欲以危后上嘗病陰后曰我得意之後皆當夷滅之后恐舉宗受禍流涕曰竭節以事陰后可謂至矣竟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無相禱婦人雖無從死之節然越姬有必死之志上可以報上厚恩次可解宗親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會宮人救止因詐言屬有來者陛下病以差信以爲然故止其後宮人告陰后巫蠱事后涕泣救護無所不至自陰后之廢上歎曰聖后之尊與帝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誰能當之唯鄧貴人德冠後廷爲能光之耳初陰后時諸家四時貢獻以奢侈相高器物皆飾以金銀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過於月

諸家歲時裁供紙墨通殷勤而已後自入宮後遂博覽五經百家圖讖無不畢覽善易及陰陽占候希有者上每欲官秩后諸兄輒推誠固讓自抑爲務故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隲虎賁郎時京悝弘闓黃門郎京早卒贈以騎尉印綬丁酉司空韓稜薨大司農徐防爲司空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幼失父毋與孤弟居壯大推家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高之仕郡至功曹太守葛興疾錯亂稜輔助經年政令無闕興子嘗出教轉吏稜封還不聽訟書以稜掩蔽興疾專郡事不得復爲吏後解禁綱辟司空府稍遷至尚書令在機密數有忠言進用良吏章帝以稜憂國忘

家夙夜匪懈數賞賜之是時郅壽陳寵俱爲尚書皆以才能見重帝賞三人寶劒手自題其名韓稜龍泉郅壽漢文陳寵鍜成論者以爲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含章明達故得漢文寵敦朴內濟故得鍜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矜嚴有容貌初爲郎明帝見而異之權爲尚書郎在臺閣十餘年未嘗有過稍遷至少府大司農憂勤於衆事所在著名跡

十五年春二月出廩貸郡國被災貧民各有差夏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冬十月戊申行幸章陵祠舊宅園廟戊午行幸雲夢是時廣陵人王渙爲洛陽令治有異迹初渙遊俠尚氣晚節好儒術爲治修名責實抑強扶弱并官職吏輒兼書佐小史無事皆令讀孝經病卒官百姓無老幼皆叩心泣涕相賦斂爲祭者數千人渙喪當還鄉里新安道以西道旁往往會聚設祭吏問其故盛言平常到洛爲吏卒所抄奪王君到洛不復侵擾故欲報恩後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弦歌薦之

十六年二月以兗豫徐冀民穀不登三遣府掾分行貧民勸民盡地利貧無所耕者爲顧夏客星入紫微宮秋七月辛酉司徒魯恭策免庚午光祿勳張酺爲司徒八月己酉司徒張酺薨酺病困敕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爲三公不能使從

制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露祭而已上聞酺薨愍焉
縞素即賜以印綬冢塋恩寵隆加於相酺字孟侯汝
南細陽人永平中崇尚儒術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
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馬氏諸子弟
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酺以明經充焉除廣
平郎中每朝會進見輒講於上前辭義高亮音動左
右上新即位應在祠朝廷爲出爲外郡內不自得上
疏願留左右上不聽賜錢三十萬亟發之官酺雖儒
者剛而有斷下車擢用賢俊挫擊豪強旬月之間郡
中肅然酺既出上見諸王師傅曰東郡太守張酺講
授畢輒諫正闇闇時有小善稱之不已忠言蹇蹇有

史魚之風初賈逵明古學曹褒制漢禮酺常非之及
爲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酺守學不通寢
其奏者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爲司徒大鴻臚陳寵爲
司空徵鉅鹿太守魏霸爲將作大匠霸濟陰人也少
失父母兄弟同居數十年妻子數執勤苦動則推讓
爲群妻子不之官霸以兄嫂勤而已獨榮樂常衣布
蔬食敕妻子親之耕蠶與兄弟子姪同勞逸爲寬恕
而已不求備於一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改不改休罷
之終不暴揚其惡吏有相讚者輒歎息曰某甲賢者
也不及人短太守以是重之其人慚責自引退郡中
化之皆和睦後拜太常以病致仕爲光祿太夫霸妻

死長兄伯爲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何養他家婦邪自入拜其妻曰夫人視老夫何空中直而空遠來使計義不相屈即拜而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匈奴北單于遣使奉獻

元興元年春三月追爵謚皇后父鄧訓爲平壽敬侯司空陳寵以非舊典也太尉張酺太尉張禹司徒徐防以爲宜封爭之連日乃從禹防議由是虎賁中郎將有恨寵夏四月封鄧禹馮魴後爲列侯丙午大赦天下五月癸酉扶風雍地震十二月辛未帝崩于嘉德殿初數失皇太子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莫不惶懼鄧后乃收皇太子於民間皇子勝長有疾皇子隆生百餘日后養之太后乃引兄等定策禁中立隆爲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太后攝朝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者粟人三斛封皇子勝爲平原王詔曰昔唐虞之盛猶待四輔周文之寧實在多士漢興舊制咸宜保傅並建左右以參聽斷太尉禹三世在位黃髮罔僭司徒防竭力致身先帝嘉之其以禹爲太傅防爲太尉參録尚書事百官揔已以聽政初郡國定符瑞八十餘品和帝恐虛妄抑而不宣

後漢孝章皇帝紀卷第十四

後漢孝殤皇帝紀卷第十五　袁宏

延平元年春正月癸卯光祿勳梁鮪爲司徒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順陵初是周馮貴人歸園太后詔曰朕與貴人託配后庭十有餘年上天不弔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無所瞻仰貴人當以舊歸典分園外相戀之情感增悲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青蓋車驂馬各一黃金四十斤雜綵三千匹初和帝宮人吉成成御者志恨成乃爲桐人書太后姓字埋之事下掖庭考驗皆以吉成所爲太后獨念吉成我待之有恩雖下賤猶人託賴上在時嘗未聞有惡言今我遇過於平常何緣生此不合人情即自呼見

反覆實劾果其御者所爲夏四月虎賁中郎將鄧隲爲車騎將軍初隲與同郡袁良爲布衣之交及隲當路欲延良共議世事良謝而絕之司空陳寵薨寵字昭公沛國佼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常誡子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案人也王莽之誅何武鮑宣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吾可逝矣即乞骸骨莽篡位召咸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咸三子皆在位乃悉令去官父子相與歸田歛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寵父躬復以律令爲廷尉監寵少習家法辟太尉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以不肯親事爲高專務交游寵嘗以事君之義當供所職以佐政治何得但出入養虛故獨勤心於事數爲昱陳當世治化昱高其能使掌天下獄訟所平決無不壓伏寵以律訟多錯不良吏得生因緣致重乃爲撰科條辭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塞姦源其後公府奉以爲法寵雖傳文法然兼通經籍奏議溫邃號爲名相子忠字伯傳家業才能甚有聲譽五月辛卯大赦天下壬辰河東恒山崩六月丁未太常尹勤爲司空詔曰自夏已來陰雨過節思惟愆失深自克責新遭大憂接以未和徹膳擯服庶有益焉其減太官上方諸服御靡麗難成之物丁卯詔免掖庭宮人六百餘人皆爲庶人尚敏上疏陳興廣

學校曰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爲人三經不修世道陵
遲學校不弘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
崇學而興以苟羅天下絕理陰陽彌綸治道而示民
軌則也光武中興修膳太學博士得其五人五經各
叙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
廢後進之士趣於交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是俗吏
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
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横之下不覩講說
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
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
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伐閱皆以通經

爲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
有恒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
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於是詔曰易稱天垂象聖
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於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
幽贊神明變暢萬物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
拾而弘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煥炳
六經之學于斯爲盛自頃已來學者怠惰遂以陵遲
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
後進初陳留李充三徵不至由是徵充爲博士俄遷
侍中軍騎將軍鄧騭屈已禮之嘗設酒饌請充及朝
大夫酒酣騭曰幸得託椒房位上將幕府初開欲延

天下英俊君其未聞充曰將軍誠能招延俊乂以光
本朝不爲難矣但患不爲耳因說海內隱士頗不合
隲舉翟充曰君宜及溫食之充受翟擲地曰說士之
樂甘於啖翟遂拂衣而出侍中張孟諫曰聞足下面
折鄧將軍以護言責之過矣非所以光祚子孫誠不
爲足下取此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志耳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何能爲子孫計由是不爲權貴所容遷
左中郎將年八十三後爲三老五更天子賜机杖訪
以國政秋七月辛亥帝崩崇德殿初清河王慶子祐
生而有神光赤虵之異年十歲善史書喜經傳和帝
甚器之號日請賞賜恩寵異於諸子和帝崩殤帝在
抱太后詔留清河邸以爲儲副及殤帝崩羣臣皆爲
屬意平原王勝太后以前不立勝恐爲患與車騎將
軍隲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持節以青
車蓋以迎祐於清河邸癸丑立爲長安侯太后詔曰
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撫育幼帝日月有望遭
家不造仍罹凶禍朕惟平原王素被錮疾念宗廟之
重思繼嗣之統長安侯祐稟性忠孝小心翼翼年已
十三嶷然有成人之體禮昆弟之子猶子也其以祐
爲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自延平初鄧隲兄弟常在
禁中至是乃就第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已亥隕
石於陳留冬西域諸國反都護任上尚書求救遣騎

都尉班雄校尉梁慬將五千人出塞會尚自疏勒還
與慬共保龜茲溫宿姑墨二國將數萬人圍慬月餘
慬擊破之斬首數萬級道不通慬遂留龜茲初西域
自武帝時始通三十大國其俗頗率著城郭田畜地
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太山中央有河東西六
十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
鄯善傍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逾
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
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逾葱嶺則出大宛康奄蔡
焉耆匈奴強盛常屬役匈奴宣帝神雀中漢置西域
都護王莽時數遣五威德軍出西域覃師諸國貧困

由是故叛而諸都護李宗抄暴南道攻其國號以疎
勒爲世善姑墨爲稽善或易置王侯於是西域與中
國遂絕和帝永元中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臨大
海而還具言葱嶺西諸國地形風俗而班勇亦見記
其事或與前史　然近以審矣自燉煌西出玉門陽
關涉鄯善通伊吾五千里自伊吾通車師前部高昌
壁北通後部五百里是匈奴西域之門也伊吾地宜
五穀桑麻蒲萄其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與匈奴
爭車師伊吾虛之地以制西域故自鄯善國治驩泥
城去洛陽七千一百里北通車師前後王及車且彌
旱陸蒲類條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

通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欲隔絕西域匈奴必得
車師屯田伊吾焉耆治河南城去洛陽八千二百里
東南與山離國接其餘危須尉黎龜茲姑墨溫宿疏
勒休修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秦烏弋罽賓莎車
于闐且彌諸國轉相通是秦爲西域大月城去洛陽
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其東南數千里通天竺天竺一
名身毒俗與月氏同臨大水西通大秦從月氏南至
西海東至盤越國皆身毒地又有別城數十置王而
皆揔名身毒氏俗修浮圖道不伐殺翳而畏戰本傳
曰西域郭俗造浮圖本佛道故大國之衆內數萬小
國千而終不相兼并及內屬之後漢之姦猾與無行

好利者厈守其中至東京時作謀茲生轉相吞滅習
俗不可不慎所以動之哉西域之遠者安息國也去
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南與烏弋山離相接其
地方數百西至條支馬行六千日臨海暑熱卑溫出
師子犀牛犀牛孔雀卵大如瓮與西海接自安息西
關西至阿蠻國三千四百里自阿蠻西至斯賓國渡
海西南至于羅國有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其南
乘海乃通大秦或數月歲云大秦國一名黎軒在海
西漢使皆自烏弋還莫能通條支者甘英踰懸度烏
弋山離抵條支臨大海欲渡人謂英曰漢廣大水鹹
苦不可食往來者逢善風時三月而渡如風遲則三

歲故入海者皆賫三歲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具問其土風俗大秦地方數千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千戸爲城郭別置郵亭皆堊塈之有松栢諸木百草民俗力田作種植樹蠶桑國土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山中出入擊鼓有旌旗旛幟起宮室以水精爲柱及餘食器王所治城周環百餘里王有五宮各相去十里平旦至一宮聽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宮五日一遍而復還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民欲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散省分理其枉直各有官曹又置三十六相皆會乃議事王無常人國中有災異風不時節輒放去之而更求賢人以爲王者終無怨多金銀眞珠珊瑚琥魄琉璃金縷罽繡雜色綾塗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毛野蠶繭所作會諸香煎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天竺安息交市於海中其利十倍其民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內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廩以金錢及安帝元初中日南塞外檀國獻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跳十丸其人曰我海西人則是大秦也自交州外塞檀國諸蠻夷相通也又有一道與益州塞外通大秦人皆麤長大平正若中國人故云外國之大秦而其中國常自言是國一別其王

常欲通使於漢奉貢獻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不得令通及桓帝建初中王安都遣使者奉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其長老或傳言其國西有弱水近日入所矣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西至大海人相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署終無盜賊驚而有猛虎師子遮食行者不有百餘人賫其器輒害之不得過又言旁國渡海飛橋數百里所出奇異玉石諸物多譎怪不經故不述云西南極矣山離還自條支東北通烏弋山離可百餘日行而烏弋山離罽賓莎車于寘寧彌諸國相接遠者去洛陽二萬一千里近者萬餘里焉十二月甲子清河王慶薨謚曰孝王慶善爲威容進止可觀自被廢黜常居慎密在宮省語不及外和帝爲太子與慶相親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即位政之大小與慶議之慶逾益畏慎夙夜戰慄每當朝會輒服候且常謂左右曰我誠一國王車馬器物亦足已矣内以論議外與說左右其一絕名此皆此類也初宋貴人冢上無祠堂慶每露祭未嘗不流涕和殤二帝崩慶常居倚廬哭泣哀慟遂以發病病困謂舅宋衍曰清河上地下濕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有屋宇子毋并食魂靈不暴露死復何恨乃上書求葬於樊濯中貴人冢旁不聽慶將薨歎曰不惜死也但恨不見

上爲貴人報讎耳因泣不能自勝左右皆流涕既薨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賜龍旗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分清河封慶小子爲廣川王

後漢孝殤皇帝紀卷第十五